



文章编号: 1003-9104(2010)06-0164-09

按语: 敦煌学一度号称“显学”, 即“地位显赫的学问”。然时至今日, 其地位仍未有实质性改变。概因懂得此门学问的人屈指可数, 其中某些领域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例如敦煌语言文字研究, 本该是个热门, 但是目前国内外的专门研究者也就十数人, 卓有建树者仅三五人而已。其中原因也许主观观纠葛复杂, 但有一条显而易见: 敦煌学不在教育部学科体系之列, 属于立体交叉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现实特点, 即敦煌学家总在各地星罗棋布, 除了敦煌研究院聚集了一批艺术考古类专家, 高校、社科院系统都未能将三位以上的敦煌学家有效编制到一个单位。鉴于此, 多辟些敦煌学阵地, 将散落的敦煌学家通过集中发表科研成果的方式联结起来, 就尤为必要且具备重要现实意义了。

目前, 敦煌学研究的学术科研阵地, 主要有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研究》、兰州大学主办的《敦煌学辑刊》、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敦煌学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台湾地区敦煌学会主办的《敦煌学》、北京大学主办的《唐研究》等。这些对于敦煌学的学术科研进展以至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其缺陷也很明显: 周期长, 倾向性强, 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排版困难的考证性论文未能够及时刊发, 书法史、写本笔法特征分析等方面的论文也较难发表。百花齐放, 独缺一枝。鉴于此, 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党组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 艺术百家编辑委员会决定开辟“敦煌学研究”栏目, 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黄征先生敢于担当, 勇担责任, 不仅为该栏目的创办鼓与呼, 且不辞辛劳, 热情组稿, 四处奔走, 同时把《艺术百家》、更把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学术精神以及海纳百川的文化气魄、“百家争鸣”的宽广胸襟推向了海外。栏目创设伊始, 主要刊发与敦煌学相关之艺术、民俗、文化、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学术成果, 以促成敦煌学研究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全球共同繁荣之局面, 从而进一步实现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敦煌学自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江浙学者罗振玉分别发表第一篇论文, 至2008年底《艺术百家》创设“敦煌学研究”专栏, 恰为100周年。时代意义, 自不待言。当此之际, 编辑部衷心感谢“江浙散人”黄征教授的大力支持、毫无推脱、热心主持, 同时也与黄征教授一道恳请广大学人, 为本栏目热忱撰稿, 企盼支持, 共同研讨, 共襄盛举。

敦煌写卷佛经音义俗字考探^{*}

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敦煌写卷佛经音义大体上保存了汉魏至唐五代汉字的隶变系统和用字实况, 既记载了佛经中的时俗用字, 又反映了传本用字的演变。根据敦煌写卷佛经音义所载一些俗字, 可考探近代汉字上承甲金文古文字而由小篆隶变楷化的演变脉络, 考察汉字演变的规律, 提供字典编纂的依据。

关键词: 敦煌学; 敦煌写卷; 佛经音义; 俗字; 书法艺术; 风格演变; 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 H028

文献标识码: A

上世纪初敦煌写卷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 也为长期以来作为儒

家经学附庸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注入了活力。敦煌写卷中的《切韵》系韵书和《字宝》、《俗物要名林》、

^{*}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朱子语类》词汇研究”(项目编号: 08BYY044) 阶段性成果;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 S30402) 阶段性成果; 上海市教委085工程项目“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以及上海师范大学重点学科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徐时仪(1953—), 男, 汉, 上海人, 文学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负责人, 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兼职研究员,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上海辞书学会理事。研究方向: 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史。

《正名要录》及《时要用字》等字书都是原已失传的文獻典籍,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的价值自不待言。敦煌写卷所载东汉至唐时出现的大量新词新义、方俗口语词和外来词语具有贴近当时生活的口语色彩,这些词语由各个不同的来源汇集而成,文白相间,新旧质素共融和交替,旧义的延续和新义的诞生共存于同一历史平面,形成了绝对动态演变、相对静态聚集,杂源而一统、同处而异彩的特色,相当于一个压扁了的立体平面,叠置着从历史上各个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词语,客观上如实反映了中近古汉语词汇的发展和演变概貌,人们从中能真切地了解这些处于成长过程中的新的语言成分,观测到语言的动态变化和新词义成分的变迁过程。敦煌写卷中所包含的大量俗字资料也为研究汉字古今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如果说许慎《说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大体上保存了小篆的系统,那么我们可以说敦煌写卷大体上保存了汉魏至唐五代汉字的隶变系统和用字实况,人们从中能大致了解到汉字字形隶变楷化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敦煌遗书犹如一块璞玉,客观上如实保存了文字使用的自然形态,尤其是反映了汉字隶变楷化演变过程的中间状态,可供考察文字的古音义和字与字相互间的演变情况。敦煌写卷佛经音义有集释众经的《玄应音义》和《可洪音义》,也有单部的佛经音义,其中 S3469、S3538、P2271、P2901、P3095、P3734、P3765、Φ230、Φ367、Φ368、dx00209、dx00210、dx00211、dx00252、dx00255、dx00256、dx00320、dx00386、dx00411、dx00583、dx00585、dx00586A、dx00586C、dx00965 和 Ch/U8063、Ch/U8093、Ch/U7449、Ch1214、Ch652 等为《玄应音义》,S5712 为《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S2821、S3366 和 P2172、P3025、P3415、P3438、P3578 为《大般涅槃经音义》,S3720、S6691、S6985 和 P3429 为《大佛顶如来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音义》,S114、S3082 和 P3406 为《妙法莲华经音义》,S17、S18、S267、S649、S712、S814、S980、S1177、S2097、S6691 等为《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S3553、S5508、S6189、P2948、P3971 和北 8722 为《可洪音义》的抄本。^[1]^①这些写卷不仅彼此间的用字字形有同有异,而且与刻本的用字字形相较有更多的不同,客观上如实保存了文字使用的自然形态,尤其是反映了汉字隶变楷化演变过程的中间状态,可据以辨明其中一些异写字的讹误,勾勒近代文字与古文字的传承线索,揭示汉字演变的所以然。

一、敦煌写卷佛经音义的用字

1、同一写卷同一字的字形不同

同一写卷同一字的用字字形往往不同。如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一卷贾客“公户反。《周礼》‘商贾’,郑玄曰:行曰商,处曰贾。”

按:商,前一作商,后一作商。

又如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六卷巴咤“百麻反。案《阿含经》此长者因国为名也。经文作把,比雅反,亦是梵音讹转耳。”

按:经,前一作经,后一作经。

2、不同写卷的字形不同

不同写卷同一字的字形往往不同。如雅,Φ367作𠂔,Φ230作𠂔。

又如 Ch/U6788 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一卷作乐:“五角反。《世本》云:黄帝世伶伦作乐。《说文》:五声八音,丝名乐也。”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四十卷车舆“与诸反。《说文》:车,舆也。亦称车曰舆。”

按:总,Ch/U6788作𠂔,Φ230作𠂔。

再如 Φ230《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八卷阿瞞“蒲眠反。”

按:眠,Φ230作𠂔,Φ367作𠂔。

3、写卷与刻本的字形不同

敦煌写卷佛经音义与刻本同一字的字形往往不同。

如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一卷贾客“又音古雅反。”

按:Φ230作雅,丽本作𠂔。

又如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十六卷私咤。

按:Φ230作私,丽本作私。《干禄字书》:“私,上俗下正。”检魏陈天宝造像记亦作私。^②“厶”俗写增笔作“么”,如魏元融墓志“公私怙然”之“私”作“私”。

再如“尔”,^③Φ367、Φ230作尔、尔、尔, P3734作尔,丽本作尔。

敦煌写卷佛经音义与日本所藏圣语藏本、大治写本和法隆寺、石山寺、七寺、兴圣寺、西方寺、新宫寺、金刚寺写卷及刻本佛经音义同一字的字形也往往互有异同。如 Φ230作礼,金刚寺本、西方寺本、京都大学本与磧藏本作礼,七寺本与丽藏本中有作“礼”。又如 Φ230作梵、梵,金刚寺本作“梵”,七寺本和丽藏、磧藏本作“梵”。再如 Φ230作经、经,七寺本作经,金刚寺本作经,西方寺本作经,丽藏、磧藏本作“经”。据我们比勘,唐写卷多与丽本同,如唐写卷与丽本中的币、剩、藏、虞、胙等,磧砂藏本则为匣、剩、藏、虞、胙等,^[2]由此可据以研究唐至宋用字的演变和写卷与刻本佛藏的传承渊源,且可探寻佛经在高丽和日本的流传线索。

二、敦煌写卷佛经音义俗字例释

汉字的发展演变包括字体的变迁和字形的变化,汉字史的研究既要探讨汉字从甲金文到楷书的演变过程,也要考证每一个具体汉字的字形有哪些变化。除了字体和字形演变的研究以外,汉字使用的历史状况也是汉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敦煌写卷佛经音义的用字大体上保存了汉魏至唐五代汉字的隶变系统和用字实况,既记载了佛经中的时俗用字,又反映了传本用字的演变,人们从中能真切地了解到汉字字形隶变楷化的动态演变过程。根据敦煌写卷佛经音义的记载,再参考有关的文献资料,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唐和唐以前文字的使用状况,考察其发展演变的线索和规律。下就敦煌写卷佛经音义所载一些俗字略作探讨。

𡩺

Ch/U6784、Ch/U 7279《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三卷蒲桃“《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还,得𡩺石榴、蒲桃、胡桃’是也。”

按:安,Ch/U6784、Ch/U 7279作𡩺,Φ367作𡩺。考《干禄字书》:“安、安,上通下正。”^{[3] [p. 10]}又据《刘公嘉话录》载“刘禹锡曰:逆胡之将乱中原,梁朝志公大师已赠词曰‘两脚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脚女子安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4] [p. 1185]}文中“两脚女子”隐指“安”,志公大师的赠词寓指安禄山正月败亡。“安”是“安”的草书俗写,魏李渠兰墓志和唐彭诚刘氏幼子墓志亦作“安”。^{[5] [p. 24]}敦煌写卷佛经音义中有“安”旁字形的其他字也作“安”,如Φ367《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一卷释“晏默”中的𡩺、𡩺。

𡩺 𡩺 𡩺

S3538 卷七《玄应音义》《佛说阿惟越致遮经》下卷𡩺𡩺“古文𡩺、𡩺二形,又作𡩺。同。扶逼反。《方言》:𡩺,火干也。《说文》:以火干肉曰𡩺。经文作𡩺,通古反。火行也。𡩺非此义。”

按:𡩺,丽本作𡩺。𡩺为𡩺的省写俗字。《说文》:“𡩺,以火干肉。从火,𡩺声。”俗写𡩺、𡩺、火相混,𡩺即“𡩺”,省写作“𡩺”。又作𡩺、𡩺、𡩺。𡩺,丽本作𡩺。黄征《敦煌俗字典》未收𡩺、𡩺、𡩺、𡩺。

𡩺 𡩺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十一卷六博“《说文》:局戏六箸十二棋也。古者乌曹作𡩺。《方言》:𡩺或谓之棋,或谓之曲道,吴楚之间或谓之箭,或谓之𡩺。𡩺亦箸名也。”

𡩺 𡩺

dx00209、dx00210 和 dx00411《玄应音义》卷三《光赞般若经》第三卷四𡩺“又作凶,同。许恭反。《放光经》作四结,犹四𡩺也,谓贪欲、瞋恚、戒取、见取身𡩺。”

𡩺

P2948《可洪音义》释《妙法莲华经》𡩺撮。

按:甫,甲文作𡩺,古陶文作𡩺,隶变作“𡩺”,俗写“甫”旁也多作“𡩺”,如“敷”作“敷”。𡩺、𡩺、𡩺则为“博”、“缚”、“搏”的俗写。

𡩺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十一卷六博“《说文》:局戏六箸十二棋也。古者乌曹作博。”

𡩺

Φ367《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一卷歌呗“蒲芥反。梵言婆师,此言赞叹,或言呗匿,疑讹也。婆音蒲贺反。案《宣验记》云,‘魏陈思王𡩺植曾登渔山,忽闻岩岫有诵经声,清婉道亮,远谷流响,遂依拟其声而制梵呗,至今传之’是也。”

按《说文》:“曹,狱之两曹也。在廷东。从东东,治事者,从曰。”赵曹鼎作𡩺,中山王壶作𡩺,《睡虎地秦简》作𡩺,隶变省作“曹”,又作“曹”,汉碑中已见。《干禄字书》:“曹、曹,上通下正。”

𡩺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八卷𡩺𡩺。

按《说文》:“𡩺,行超远也。”段玉裁注“鹿善惊跃,故从三鹿,引伸之为卤莽之偁。篇、韵云:不精也,大也,疏也。皆今义也。俗作𡩺。今人概用粗。粗行而𡩺废矣。”“𡩺”为“𡩺”的简俗字。《干禄字书》:“𡩺、𡩺,上通下正。此与精粗义同。今以粗音才古反,相承已久。”《说文》:“粗,疏也。”段玉裁注“《大雅》:‘彼疏斯稗。’笺云‘疏,𡩺也。谓粃米也。’𡩺即粗,正与许书互相证。”“按引伸假借之,凡物不精者皆谓之粗。”𡩺,以三鹿重叠会意,本指行超远,因“鹿善惊跃”,故“引伸之为卤莽之偁”。粗,从米,本指糙米或粗粮,引申则有“凡物不精者皆谓之粗”。由于𡩺、粗古音相同,皆为清母鱼部,故往往通用,造成表义的混乱。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以“粗”为正体,“𡩺”为异体。鹿,小篆作𡩺,孔冑碑作“𡩺”。俗写多往往将“比”写作“𡩺”,“鹿”俗写作“𡩺”,又有将“比”写作“从”或“𡩺”。如P. 3697《捉季布传文》“朱解心𡩺无远见”之“𡩺”作“𡩺”,《可洪音义》卷二九《弘明集》第八卷音义“𡩺缘”之“𡩺”作“𡩺”。

𡩺

S6189《可洪音义》释《根本毗奈耶杂事》第十卷窗牖。

按:窗为“窗”的俗字。考《玄应音义》卷十七释《阿毗昙毗婆沙论》第二十一卷窗向“又作窗、窓、窓三形同。楚江反。正窗也。旁窗曰牖,以助明也。”窗据玄应所释,又作窗、窓、窓。‘窗’似为“窓”的省旁字,“窓”为“窗”的换旁字。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认为窗“疑即‘窓(窗)’的讹俗字。‘窗’字初文作‘窗’,或增穴旁作‘窗’,又繁化作‘窓’(隶变亦作‘窓’)。俗书穴旁一旁相乱,‘窗’当即‘窗’的讹变字。‘窓’字俗有‘窓’者,又有作‘窓’者《碑》217),皆可比。”^[6] p. 452 考《说文》:“窗,在墙曰牖,在屋曰窗。象形,凡窗之属皆属窗。窗,或从穴。𠩺,古文。”古文“𠩺”俗写作“𠩺”,故“𠩺”内变“从”为“双”形,皆象窗棂形状。“𠩺”、“𠩺”二形源于“窗”,“窗”、“窓”、“窓”内的“𠩺”、“𠩺”亦为窗棂形状。马叙伦《六书疏证》卷二十说“其中棂或交疏或直箸,本无定形”。又据秦公《碑别字新编》载:齐襄泰妻姜黑女墓志作“窓”,隋陈叔毅修孔庙碑作“窓”,唐赠泰师孔宣公碑作“窓”,唐御史台精舍碑作“窓”。

垂

P2901《玄应音义》卷一《大集月藏分经》第十七卷垂胡。

按:据《说文》“垂”为“下垂”之“垂”的本字,“垂”则从土垂声,为“边陲”之“陲”的本字。后以“垂”代“陲”,“垂”行而“陲”废,“垂”的本义则另造“陲”字表示。垂为“垂”的俗字,碑刻已见。如张迁碑作“垂”,景北海碑阴作“垂”。

第第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六卷抵弥“《三苍》音低。下音迷。律中抵弥皆作迷字,应言帝弥祇罗,谓大身鱼也。其类有四种,此第四最小者也。《法炬经》中低迷宜罗即第三鱼也。皆次第互相吞噉也。”

按《干禄字书》:“第、第,次第字,上俗下正。”第,检魏元崇业墓志已作“第”。《说文》:“第,韦束之次第也。”段玉裁注“束之不一,则有次第也。引伸之为凡次第之弟,为兄弟之弟,为岂弟之弟。”弟借为兄弟之弟后,以第代之,俗写作“第”。从之字俗写多作𠩺,如笃、蔦;等、等;节、節。

督督

P3734《玄应音义》卷十六《舍利弗问经》^④令。

按《说文》:“叔,拾也。从又尗声。汝南名收芎

为叔。式竹切。“綖,叔或从寸。”金文作𠩺(吴方彝)、𠩺(克鼎)、𠩺(叔卣),《睡虎地秦简》作𠩺,俗写往往作“𠩺”、“𠩺”、“𠩺”、“𠩺”,“督”则为“督”的俗写,北魏元植墓志“都督徐州诸军事”作“督”,北魏元宁墓志“都督武阳侯”作“督”,北魏胡明相墓志作“督”。

断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一卷刖足“古文刖、𠩺二形同。五刮、鱼厥二反。刖,断足也。周改膜作刖。《广雅》:刖,危也。谓断足即危也。”

按“断”为“断”的俗字。《慧琳音义》卷三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百三十七卷断截“上团卵反。孔注《书》云:断,绝也。《说文》:断亦截也。从斤从𠩺。𠩺,古绝字也。今经文回作断,取便稳也。或作断、𠩺,古字也。有作断,俗字也。”又卷十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能“断”“团卵反。上声字,或去声,亦通。《易》:断木为杵。孔注《尚书》云:断,绝也。《说文》:截也。从斤,从𠩺,音绝,古文绝字也。今经文作断,皆隶书从省略也。或取便稳而作,非正体也。”据慧琳所释,经文作断、断、断,𠩺为隶书省略。为草书。《汉语大字典》收释有“断”的“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十一个异体字,尚可据慧琳所释补收“断”。^⑤

恶

dx00209、dx00210 和 dx00411《玄应音义》卷三《光赞般若经》第四卷恶师“于各反。恶,过也,所不为不善也。经文从草作𠩺,又从人作𠩺,皆非也。”

按:恶为“恶”的俗写。《干禄字书》:“恶、恶,上俗下正。”《慧琳音义》卷六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百一卷暴恶“下阿各反。《考声》:不善也。《集训》:陋也。《说文》:过也。从亚(亚,丑也),从心。经文从𠩺作𠩺,因草隶书讹谬也。”

履

P3429《大佛顶如来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音义》旋履。

按:草书“彳”与“彳”相混,如《居延汉简》“行”写作“𠩺”,魏寇臻墓志“公早倾干覆”作“覆”,高英墓志“得门其几”作“𠩺”,寇演墓志“复除新城戍主”作“𠩺”。又如“后”或作“𠩺”,“彻”作“𠩺”,“侃”作“𠩺”等,履则为“履”的俗字。

割

Φ367《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二卷切

己“《广雅》：切，近也，迫也。又亦割也。字从刀七声。”

按：害，《睡虎地秦简》作“𠂔”。割，《睡虎地秦简》作“𠂔”，魏寇凭墓志“牛刀𠂔割”作“𠂔”。汉史晨奏铭“害”作“𠂔”，“害”俗写又作“𠂔”。割则为“割”的俗写。

𠂔

Φ367《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一卷沙门“旧云桑门，或云丧门，皆讹略也。正言室摩那拏，或言舍罗磨拏，此言𠂔

劳，言修道有多劳也。又云勤劳，言至诚也。”

按：𠂔

为功的俗字。《干禄字书》：“𠂔、功，上俗下正。”检东汉何君治道造阁碑亦作𠂔，可见汉隶已有从

“刀”之“𠂔”。力，小篆作“𠂔”。刀，小篆作“𠂔”。据《睡虎地秦简》，“𠂔”隶变作“𠂔”，“𠂔”隶变作“𠂔”，二者形近而混。从力之字俗写多从刀，如魏赫连悦墓志“体协陈龟”作“𠂔”，又如荔、荔；𠂔、𠂔；劫、劫。

𠂔

Φ367《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一卷华盖“胡𠂔反。《古今注》云黄帝所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萼之像，故因而作华盖焉。又音呼𠂔反。”

按：瓜，汉简亦作“𠂔”。又作“𠂔”，如东魏元湛妃王令媛墓志。《慧琳音义》卷四十释《圣迦拏金刚童子求成就经》瓜蔓“上古花反。《广雅》云：龙蹄、虎掌、羊骹、兔头、桂杖、狸头等瓜属也。《说文》云：瓜，𠂔也。象形。经作𠂔，非也。”考《说文》：“瓜，𠂔也，象形。”“𠂔，雕瓜。”𠂔、瓜本为二词，“𠂔”作“瓜”是“瓜”的增旁俗字，故慧琳指出“经作𠂔，非也”。《干禄字书》：“𠂔、瓜，上俗下正。”“瓜”见于唐薛王友杜询妻崔素墓志，“𠂔”、“瓜”后为“瓜”的俗字。

𠂔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七卷魍魉“《说文》魍魉从虫，《字书》从鬼，同。上亡强反，下力掌反。《通俗文》：木石𠂔谓之魍魉。”

按“𠂔”隶书作“𠂔”，与“在”的俗写“𠂔”形近，“𠂔”亦为“怪”的隶变俗写。如樊毅修华岳碑“设中外馆，图珍琦，画𠂔兽。”又作“𠂔𠂔”。《干禄字书》：“𠂔𠂔、𠂔，上俗下正。”

𠂔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六卷抵弥“《三苍》音低。下音迷。律中抵弥皆作迷字，应言帝弥祇罗，谓大身鱼也。其类有四种，此第四最小者也。《法炬经》中低迷宜罗即第三鱼也。皆次第𠂔相吞噉也。”

按：𠂔为“互”的俗写。如魏元徽墓志“岸谷互迁”作“𠂔”，北齐刘忻墓志“嘉声互起”作“𠂔”，隋陆君妻高善德墓志“陵谷互徙”作“𠂔”，隋贾珉墓志“陵谷互迁”作“𠂔”等。

𠂔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六卷刁长“都尧反。人姓也。𠂔可因事立名耳。”

S3469《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一卷颇梨“力私反，又作黎，力奚反。西国宝名也。梵言塞颇胝迦，亦言颇胝，此云水玉，𠂔云白珠。大论云：此宝出山石窟中，过千年冰化为颇黎珠。此𠂔有也。”

𠂔

P2901《玄应音义》卷一《法炬陀罗尼经》第十卷贪憊“《字书》𠂔作憊，今亦作婪，同。”

按：口，俗写多作“𠂔”。《说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睡虎地秦简》、《武威汉简》、华山庙碑作“或”。《干禄字书》：“或、或，上通下正。”

𠂔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三卷粟床“字体作𠂔、𠂔二形，同。亡皮反。禾稔也。关西谓之床，𠂔州谓之稔。”

𠂔

Φ367《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二卷庆幸“胡耿反。《小尔雅》云：非分而得谓之幸。幸，遇也，亦𠂔望也，皆非其所当而得之也。字从𠂔从夭。”

按：俗写“北”往往省作“𠂔”，“𠂔”为“冀”的省笔俗写，汉碑已见“𠂔”。又如魏郑黑墓志“𠂔州刺史。”

𠂔

S6691《金光明最胜王经音》卷九“𠂔俱缚。”

按：𠂔，即“𠂔”。S180、S2038、Φ134、北1900等作“𠂔”，检S50、S2038、Φ134、北1901等《金光明最胜王经音》卷九“见诸禽兽豺狼狐𠂔雕鸞之属”中“𠂔”，S649、S1551、北1899等作“𠂔”。“𠂔”、“𠂔”混用，“𠂔”为“𠂔”的省写俗字。^[7]

𠂔

P3971《可洪音义》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乾𠂔：“苦昆反。古文坤字也。乾者天也，𠂔者地

也。”

按: 据可洪所释, 𠂔为“坤”的古字。《干禄字书》: “‘𠂔、坤, 上通下正。’”

𠂔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三卷明𠂔 “《字书》作𠂔, 同。口角反。吴会间音口角反。𠂔外坚也。案凡物皮皆曰𠂔是也。”

按: 卵, 俗作“卵”。𠂔为“卵”的俗写, 𠂔为“𠂔”的俗写。𠂔, 俗作“𠂔”, 又作“壳”、“𠂔”。检《玄应音义》卷十释《摄大乘论》第一卷成𠂔 “又作壳, 同。口角反。吴会间音哭, 卵外坚也。凡物皮皆壳。尚在卵中谓之𠂔, 出𠂔以后名之𠂔, 音寇。《尔雅》: 生哺鷺。郭璞曰: 谓须母𠂔也。”

𠂔

P2901《玄应音义》卷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二十六卷𠂔𠂔。

𠂔

dx00209、dx00210 和 dx00411《玄应音义》卷三《光赞般若经》第三卷惶惶 “胡光反。谓虚妄见也, 荒, 虚也。《广雅》: 惶, 惧也。遽也。《苍颉篇》: 惶, 𠂔也。亦忧悼在心之兒也。”

按《慧琳音义》卷六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百六卷中“恐迫”一词的“恐”字云 “上曲拱反。《尔雅》: 恐, 惧也。经文作恐, 俗字也。《说文》: 正体从工从手从乙从心作𠂔, 今隶书因草作恐, 又误作𠂔, 渐讹失正体也。古文作𠂔。”据慧琳所释, 经文作恐, 恐是𠂔的俗字。慧琳记载了“恐”的古文“𠂔”、正体“𠂔”和讹体“𠂔”, 指出“𠂔”因隶书草化而作“恐”。

来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一卷贾客 “公户反。《周礼》‘商贾’, 郑玄曰: 行曰商, 处曰贾。《白虎通》曰: 贾之言固也, 固其物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

按: 来, 汉碑已见“来”。《广韵》: “来, 俗作来。”

𠂔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一卷贾客 “公户反。《周𠂔》‘商贾’, 郑玄曰: 行曰商, 处曰贾。”

按: 𠂔, 敦煌写卷佛经音义多作“𠂔”。《说文》: “𠂔, 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 豊亦声。𠂔, 古文𠂔。”“𠂔”为“𠂔”的变体, 《汗简》作“𠂔”。《干禄字书》: “𠂔、𠂔, 并正, 多行上字。”

明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三卷明𠂔 “《字书》作𠂔, 同。口角反。吴会间音口角反。卵外坚也。案凡物皮皆曰𠂔是也。”

按《说文》: “𠂔, 照也。从月从囧。凡𠂔之属皆从𠂔。众, 古文𠂔从日。”明“𠂔”的隶变字。《睡虎地秦简》作𠂔。

𠂔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二卷磁石 “徂兹反。《𠂔苍》: 磁石也。谓召铁者也。”

按: 卑, 俗写作“卑”。𠂔为“卑”的省笔俗写。黄征《敦煌俗字典》未收。

用

S6189《可洪音义》释《根本毗奈耶杂事》第七卷用友。

按《说文》: “凤, 神鸟也。天老曰: 凤之象也, 鸿前麤后, 蛇颈鱼尾, 鸛颡鸳思, 龙文虎背, 燕颌鸡喙, 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 翱翔四海之外, 过昆崙, 饮砥柱, 濯羽弱水, 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寧。从鸟凡声。冯贡切。𠂔, 古文凤。象形。凤飞, 群鸟从以万数, 故以为朋党字。”《九经字样》: “𠂔, 朋, 上古文。下隶省。非从月。”“𠂔”为“𠂔”的隶变字, “用”则为“𠂔”的俗写。

𠂔

Φ367《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二卷梁栋 “《尔雅》: 宗庙谓之梁。郭𠂔曰: 屋大梁也。又梁亦通语也。”

按: 𠂔为“𠂔”的俗写。黄征《敦煌俗字典》未收。

𠂔

P2901《玄应音义》卷三《胜天王般若经》三𠂔: “古文𠂔、𠂔二形, 籀文作𠂔, 今作𠂔, 同。”

按: 𠂔为“𠂔”的俗写。《慧琳音义》卷七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百四十九卷𠂔失 “揭焉反。《考声》云: 𠂔, 过也。《字书》云: 𠂔字正从人从心开声也, 开音牵。经中多从人二天作𠂔, 俗字也。或作𠂔、𠂔, 皆古字也。”又卷四十一释《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第一卷罪𠂔 “下丘焉反。孔注《尚书》云: 𠂔, 过也。古作𠂔。卫宏作𠂔、𠂔, 并古字也, 时不行用也。”《干禄字书》: “𠂔、𠂔, 上俗下正。”

𠂔

S3553《可洪音义》𠂔溺。

按: 𠂔为“𠂔”的俗字。检丽藏本《可洪音义》第二十五册《贤圣集音义》第七之五矢溺 “上音屎, 下音尿。”丽藏本中“𠂔”作“矢”。考可洪所释为《玄应

音义》第十七卷释《阿毗昙毗婆沙论》第四卷屎屁：“又作𦍋，古书亦作矢，同。失旨反。《说文》：𦍋，粪也。下又作屎，同。乃吊反。《通俗文》：出腠曰屎。《字林》：屎，小便也。医方多作矢溺，假借也。论文作屎，香伊反。殿屎，呻吟也。屎非此义。”又检《说文》：“𦍋，粪也。从艹胃省。”《玉篇》：“𦍋，粪也。亦作矢，俗为屎。”“屎，粪也。与矢同，俗又作屎。”据《说文》、《玉篇》和玄应所释，表“粪”义初用“𦍋”，后借用“矢”，又增旁作“屎”，俗用换旁作“困”，大约在南北朝时又借用“屎”。“屎”原为“呻吟”义，《玉篇》：“屎，呻也。”故玄应指出“论文作屎，香伊反。殿屎，呻吟也。屎非此义。”《阿毗昙毗婆沙论》为北凉浮陀跋摩共道泰译，论中出现表“粪”义的“屎”。困，黄征《敦煌俗字典》未收，《汉语大字典》亦未收“困”的“粪”义，可据敦煌写卷 S3553 佛经音义补收。





世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十一卷卜筮“时世反。”

按：世，避唐太宗李世民讳缺笔作“世”。

桑

Φ367《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一卷沙门“旧云桑门，或云丧门，皆讹略也。”

按《说文》：“桑，蚕所食叶木。从叒木。”甲文作，《睡虎地秦简》作。《慧琳音义》卷八十一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卷桑梓“上索郎反。木名也，即蚕桑也。《英华集》云：人之生事唯农与桑。帝躬耕于籍田，后亦亲桑，以例万民也。古文从三中作，下从木。小篆变三中为桑，音弱，今隶书俗用从卉作桑，渐讹也。”据慧琳所释，古文从三中作，小篆变三中为桑，隶书俗用从卉作桑，俗写作“桑”。

凡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三卷线砖“字体作砖，同。脂缘反。又音船。《毛诗》：载弄之凡。”





凡

Ch/U6784、Ch/U 7279《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三卷凡砾。

瓦

P3429《大佛顶如来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音义》瓦砾。



按“瓦”小篆作，汉开通褒斜道刻石作，魏孟元华墓志“实时瓦尽”作，隋孙观墓志“空对瓦鸡”作。《干禄字书》：“凡、瓦，上俗

下正。”瓦旁字亦作，如魏元从仆射造像记“甞法端”之“甞”作，《敦煌俗字典》所载“瓶”作、“甗”作等。

薛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六卷鲮鱼“且各反。薛珣《异物志》云：鲮鲮有横骨在鼻前，状如斧斤。江东呼斧斤为错，故谓之鲮错也。”

按《说文》：“𦍋，衣服歌谣艸木之怪谓之𦍋。从虫辟声。”《慧琳音义》卷十一释《大宝积经序》静蕤一词指出，薛“今相传去中作薛，讹略不备也。”宋张有《复古编》卷下：“薛，艸也。从艸辟。别作薛，非。又桑割切，作薛亦非。”据慧琳和张有所说，薛又作薛、薛。检《广韵·薛韵》私列切“《说文》作薛，艸也。”

“薛”是“薛”的隶变字，考故宫博物院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二》薛韵“薛，私结反，古国。正作薛。”^[8] p. 517《玄应音义》卷三释《明度无极经》第一卷开士“谓以法开导之士也。梵云扶薛，又作扶薛^⑥，或言菩薛是也。”^⑦薛，检丽藏本作薛，碛砂藏本作薛。薛由“薛”、“薛”演变而来。薛、薛声形相近，薛似是薛的分化字。考齐韩永仪造佛龕铭作，左下之“β”变为“吕”，与“薛”仅一划之差；而“薛”字在唐右军卫沙洲龙勒府果毅都尉上柱国张方墓志中作，^[9] p. 648左下“吕”变为“β”，又与“萨”字相近。“薛”古音心纽月部，从声韵上亦有可通之处。^[10] p. 518-519因而，就六朝唐代文献所载，大致可知菩萨之“萨”最初应是“薛”，后俗写变左下之“白”为“吕”，又变“吕”为“β”作“薛”，“薛”又可写作“薛”，后为区别起见，菩萨之“薛”增笔为“薛”和“萨”，遂从“薛”中分化出来，成为两个不同的字，各有不同的词义。

於

S3469《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一卷哽噎“下於结反。《说文》：噎，饭窒也。《诗》云：中心如噎。传曰：忧不能息也。噎音益。窒，竹栗反。经文多作咽，於见、於贤二反。”

於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八卷法厉“古文砾，同。力制反。磨石也。砥细於砾，皆可以磨刀刃也。”

於

dx00209、dx00210 和 dx00411《玄应音义》卷三《光赞般若经》第四卷恶师“於各反。恶，过也，所为

不善也。”

按“于”作𠂔、𠂔、𠂔等，六朝石刻中习见，如魏元桢墓志“窆于芒山”作“𠂔”，韩显宗墓志“窆于澧水之西”作“𠂔”，元子永墓志“薨于京师”作“𠂔”。汉碑中又作“𠂔”^[11]（p. 19, 24）。《说文》：“乌，孝鸟也。象形。孔子曰：乌，𠂔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凡乌之属皆从乌。露，古文乌，象形。路，象古文乌省。”鄂君启舟节作𠂔，《包山楚简》作𠂔，《睡虎地秦简》作𠂔。𠂔为𠂔。“路”是从“乌”分化而来，先秦二字无别。汉隶“𠂔”又承秦简“𠂔”、“𠂔”而来，孔宙碑作“𠂔”。^[12]（p. 73）^[13]（p. 250 - 251）

脂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三卷线砖“《字体》作𠂔，同。脂缘反。”

按：匕，俗写往往作“𠂔”、“𠂔”。如东魏杜文雍等十四人造像记“非圣实宣其旨”作“𠂔”，元凝妃陆顺华墓志“朝旨褒其风德”作“𠂔”。《干禄字书》：“𠂔、𠂔、旨，上中通，下正。”旨旁字俗写亦作“𠂔”、“𠂔”，如“指”作“𠂔”，脂则为“脂”的俗字。刻本亦作“脂”，如崇宁藏《玄应音义》卷十七释《阿毗昙毗婆沙论》第二十一卷肪𠂔“府房反。肪，肥也。脂肪也。”

卒

dx00211、dx00252、dx00255《玄应音义》卷三《放光般若经》第二十三卷五兵“《周礼》：司兵掌五兵。郑众曰：五兵者，戈、殳、戟、矛、无夷也。步卒五兵则无无夷而有弓矢也。”

按：卒为“卒”的隶变俗写。卒，小篆作𠂔，《银雀山汉简》作𠂔，《武威汉简》作𠂔，郭仲奇碑作𠂔，孔龢碑“卒”作𠂔，晋张朗碑“奄忽徂卒”作𠂔。黄征《敦煌俗字典》未收。

𠂔

P2901《玄应音义》卷一《大集月藏分经》第十六卷铁𠂔“今作𠂔，又作𠂔，同。子累反。《广雅》：嘴，口也。《方言》：𠂔，鸟喙也。经文作𠂔，非也。𠂔音似𠂔反。”

按：𠂔为“𠂔”的俗写。束、束形近，“束”俗写往往误作“束”。检《玄应音义》卷四释《菩萨处胎经》第三卷利𠂔“古文𠂔，今作𠂔，同。子累反。《字书》：嘴，鸟喙也。”据玄应所释，嘴又作𠂔、𠂔、𠂔、𠂔。𠂔，本指猫头鹰头上的毛角，由其坚硬引伸指鸟嘴。《玉篇》：“𠂔，或作𠂔，一曰鸟喙也。”“𠂔”为“𠂔”之

误。《龙龕手鏡》：“𠂔，正作𠂔，鸟喙也。”《广雅》：“𠂔，口也。”《广韵》：“𠂔，喙也。”嘴为后起增旁字，𠂔、𠂔、𠂔、𠂔为换旁俗字。

撮

P2948《可洪音义》释《妙法莲华经》搏撮。

按：俗写𠂔、𠂔混用，撮为“撮”的俗写。考《小尔雅·广诘》：“最，丛也。”胡承珙义证“最，当从《说文》作𠂔。《说文》：𠂔，积也。最，犯取也。本为二字，后人多混𠂔为最，𠂔字遂废。盖𠂔本有聚义，故丛亦通作𠂔。”《说文》：“最，犯取也。从𠂔取。”段玉裁注“取之字训积，最之字训犯取。二字义殊而音亦殊。”“最，俗作𠂔。六朝如此作。”

坐

Φ230《玄应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十一卷坐肆。

Φ367《玄应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二卷统𠂔“相承云坐缚也，未详何语立名耳。”

按《说文》：“𠂔，止也。从土，从留省。土，所止也。此与留同意。𠂔，古文坐。”《睡虎地秦简》作𠂔，《银雀山汉简》作𠂔，《武威汉简》作𠂔，孔彪碑作𠂔，孙叔敖碑作𠂔。魏元秀墓志“参都坐事”作“𠂔”，侯刚墓志“危坐独思”作“𠂔”，兖州刺史元弼墓志“坐有盈宾”作“𠂔”。俗又作“坐”，如魏封魔奴墓志“都坐大官”作“坐”。《干禄字书》：“坐、坐、𠂔，上俗中下正。”正体“坐”即《说文》古文“𠂔”，“坐”则为唐时通用俗体。

三、结语

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是汉字史上隶变至楷化定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时俗的用字真实地反映了汉字使用的实际面貌。汉字自甲金文演变至小篆，字形渐规范化，在小篆中一个字一般就只有一个字形。小篆隶变至楷书，也经历了一个由多个字形逐渐规范化为一个字形的过程，而隶变至楷书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或多个异体字。这些异体字也就是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的时俗用字，敦煌写卷佛经音义客观上如实记载了这些时俗用字，在汉字史的研究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考探近代汉字的渊源

敦煌写卷佛经音义所载俗字有的承甲金文古文而隶变，如“𠂔”作“𠂔”，“𠂔”作“𠂔”，“甫”作“𠂔”。这些俗字大多已见于简帛或碑刻，如“安”作“𠂔”，“曹”作“𠂔”，“垂”作“𠂔”，“第”作“𠂔”，“互”作“𠂔”，“或”作“𠂔”，“翼”作“𠂔”，“私”作



“私”，“坐”作“𡗗”、“𡗗”等。

2、考探现代汉字的渊源

敦煌写卷佛经音义所载俗字有的承古而成为现代的简体正字，如“來”作“来”，“禮”作“礼”；有的承古而一字分化为两字，如“乌”与“於”，“薛”与“萨”；有的承汉简碑志而楷定，如“督”又作“𡗗”，“瓜”后作“瓜”。

3、提供字典编纂的依据

敦煌写卷佛经音义所载俗字还可补现有一些字典之阙，补充一些字形或词义。如黄征《敦煌俗字典》未收𡗗、𡗗、𡗗、𡗗，《汉语大词典》未收“□□”，《汉语大字典》收“𡗗”但未释“𡗗”的“糞”义。

因此我们可以说敦煌写卷佛经音义是俗字的渊薮，其所载俗字大多渊源有自，藉其所载俗字可考探近代汉字上承甲金文古文字而由小篆隶变楷化的演变脉络，考寻汉字演变的规律。（责任编辑：楚小庆）

- ① 本文引用的敦煌写卷佛经音义据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② 本文所引石刻简帛文字据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骈宇騫《银雀山汉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和洪适《隶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顾藹吉《隶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等。
- ③ 在唐五代以前的写本文献中多用“尔”，“尔”未见用例，其出现时代似在宋代以后。刘钊《古文字构形学》指出“尔（尔）”是从“尔”简省分化而来，“尔”西周金文作“𡗗”（何尊、“𡗗”（墙盘）等形，“尔”字应是截取金文“𡗗”字上部的“𡗗”而成，其

声音还沿用“尔”的读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22页。

- ④ 督，𡗗本作“督”。下同。
- ⑤ 王观国《学林》卷四断：“又有断、𡗗二字，皆俗书，不可用，盖草书断字作断形，而世俗作字多从简易，故隶书亦为草字之形，殊不知失字法也。”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页。
- ⑥ 薛，丽藏和金藏本作“𡗗”，碣砂藏、永乐南藏、宛委别藏、海山仙馆丛书本作“薛”。
- ⑦ 丽藏本《玄应音义》卷三，第44页，中栏。又《中华大藏经》影印金藏本《玄应音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册第861页中栏。大治本、石山寺、七寺、金刚寺、西方寺写卷本和《慧琳音义》卷十转录亦同。

参考文献：

- [1] 徐时仪等. 佛经音义研究通论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 [2] 徐时仪. 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绪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3] 颜元孙. 干禄字书(丛书集成初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4] 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志公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5] 秦公. 碑别字新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6] 张涌泉. 汉语俗字丛考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7] 张涌泉. 敦煌本金光明最胜王经音研究 [J]. 敦煌研究, 2006 (06).
- [8] 周祖谟. 唐五代韵书集存(上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 秦公、刘大新. 广碑别字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 [10] 张涌泉. 敦煌俗字研究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
- [11] 顾藹吉. 隶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2]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13] 何琳仪. 战国文字通论(订补)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Popular Character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s"Meaning and Pronunciation of Sutra"

XU Shi - y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In general ,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Meaning and pronunciation of sutra" preserve the Li - calligraphy - oriented system and the real situation of characters from Han and Wei dynasties to Five dynasties. They not only record popular characters using in sutra , but also imply the evolvement of diction chosen by different versions of manuscripts. According to popular characters recorded , we could distinctly explore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high antiquity to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it is helpful for us to apprehend its evolvement rule and it provides some principles for dictionary compiling work.

Key Words: Dunhuang Study; Dunhuang Manuscript; Meaning and Pronunciation of Sutra; Popular Character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